

綜合內容及反思

「了解神聖」的第三個課題是「神聖時間」，課題的鋪排，在我看來，就是「我」的救恩史。課堂以「宇宙的時間」作為第一部份，首先介紹天主創造了宇宙。其後出現的人類，以天主賜予的能力去了解宇宙的時間，以計時器，以光速量度時間。科學家霍金告訴我們歷代的人對時間的看法，在1915年前，人們相信空間和時間不受其中發生的事件的影響，無限地向前延伸著，科學家牛頓相信絕對時間，但他的運動定律使空間的絕對性的觀念結束。在1905年愛因斯坦提出的廣義相對論，並作出一些影響宇宙時間觀念的驗證，終結了絕對時間的觀念。現在的科學家則認為時間和空間都並非是絕對的。他們設定的理論、想法等，無非是要研究宇宙，研究光的速度，時間是否可以逆轉，是否可以返回過去，去到未來。然而，這宇宙時間的奧秘，到現時為止，為人類還是蒙上一層面紗的，科學家的研究並不能為我們提供時間為人類是什麼的答案。

第二部份是「人的時間」。在這方面，歷代哲學家嘗試解決人對時間的問題，為人對人生的時間及空間的一種憂慮尋找答案。聖奧斯定說時間是心靈的延展，而且，「將來」及「過去」都不存在。那麼人的存在重點就是「現在」。人類在宇宙經過長時間的演化、適合居住的時間才出現，在我看來，這正是天主慈愛的安排。我亦選擇相信，宇宙正是為了人類而有方向地在神導下進化。但每個人的時間有起點也有終點，這鼓勵了我需要珍惜每一個「現在」，每一刻天主賜給我的時間，為能夠進入永恆生命奮鬥，因為我一如項退結所說的：憧憬永恆。

接著是「神聖時間」，無論宗教人或非宗教人，也感受到時間的非同質性，教徒參與宗教禮儀時，是最能夠感受到神聖時刻，這些時間為教徒注入能量，去面對生活上的種種挑戰。非宗教人亦體驗到簡調的日常生活時間及慶節時間的不同。

「我與時間」及「耶穌與時間」讓我聯想到救恩臨到我這一家，臨於每一個「我」。耶穌取了人性，進入人類的歷史，在時間中祂揭示了天主。天主子為了我們的得救，從天降下，受難、死亡、復活，為人類帶來了救恩，這就是最大的聖顯。耶穌在世上的時間，也有神聖與凡俗的時，行奇蹟，教導我們，並且屢屢，特別是重要時刻，與天父連結，向父祈求天父的旨意得以成就。這些都是祂的神聖時間。最後的「基督徒與神聖時間」，基督徒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，以天主為中心的各種善行中顯示出來，當然，高峰正正就是教徒在各樣禮儀中預嘗天國的時刻。耶穌升天後，承諾與我們天天在一起，留下了聖體聖事。祈願所有聖徒，藉着這神糧，安抵天鄉。

讀書報告

伊利亞德《聖與俗》：宗教的本質的第二章，神聖時間與秘思，介紹古代的宗教人有一種永恆回復的秘思性概念，以「年」為週期，讓世界回復原始模樣。例如巴比倫在每年將結束及新年初幾天的禮儀，其意義在於再實現宇宙創生時所發生的事，既發生在遙遠的彼時，也發生於此時此地。又例如波斯人，他們認為新年使被耗損的時間會獲更新。這種願意世界每年

循環式的被更新，回復它原來的神聖性，是人類天生原始的渴求，祈願世界的重生回到原初？是祈求自己回歸過去而重生？

猶太教則呈現另一種說法，他們說時間有一個開始，也將有一個結束。他們是真神雅威的子民，神向他們顯示於不可逆轉的歷史時間中，每一次歷史性的神顯，都不可還原至前一次的顯現。

基督宗教相信天主降生為人，無限的天主歷史性地成為有限的人，天主在歷史中的干預，使歷史被聖化。

伊利亞德指出歷史性的神聖時間，在本質上，是可以逆轉的，即：原初的歷史性時刻，臨現於宗教節慶中，顯現第一次的神聖時間。

因此，基督徒在神聖禮儀的此時此刻中所參與的，就是二千多年前第一次神聖時間的重現，是永恆奧秘的現在。於是，在彌撒聖祭中，基督徒是與耶穌的最後晚餐，苦難禮儀就是站在加爾瓦略山，看着耶穌被釘，被舉起來，並站在十字架下感受耶穌的深情大愛，在復活禮儀參與罪惡、死亡被征服的喜樂。基督徒在每個主日，基本上都是在慶祝主的復活，並祈待主再度光榮來臨。

與朋友分享

近日有機會與五位久違了的非宗教人友人飯敘，有人提及安樂死的問題，據她的意見，人應該可以自行決擇終止生命，並期待香港早日立法讓安樂死合法化。另外一位也極力表示讚成。當然，我立即表示反對，在還沒有機會說出反對的原因時，有人即時講述自身的經歷，原來這人的一個親人患癌症多年，她親身陪伴着，親眼看見這個親人身體上的痛楚，卻完全不能幫上什麼忙。她的親人在後期連麻醉藥也起不了作用，最終因使用大量的麻醉藥去世。這事不是在香港發生。

當刻，我沒有繼續我預備說的「大道理」，不是因為我被她們說服了，而是當時絕對不是合適的時間，友人需要的是憐憫，而不是判斷。當然我了解這友人的傷痛，了解她也是因為愛她的親人而希望法律容許安樂死。

在此，我也不是想寫出教會在這方面的訓導，只是反思到，宗教人與非宗教人在看待生命一事上有著很大的差異。宗教人認為痛苦在靈修上有它的意義，這在非宗教人心中是不可思議的。痛苦的時候可以成為神聖的時間，正如以前的課堂曾經提及，死亡也是一個神聖時刻。然而，莫說非教徒，就算是宗教人，在面對痛苦、死亡時，都能無怨無尤，充滿信德和望德，安然地渡過這聖神時間嗎？在反思這個問題，想起那個近日的敘會，想起其間大家的對話，我默默地為她們，為在苦難中的人，為亡者祈禱……